

我对茶的认知,停留在初识,这并不妨碍我已有些着迷。10月在成都度假期间,梅邀我去品茶,在幽暗的光影里,将我有些晦暗不明的钟爱带到一个明朗的天地里。

灯影绰绰里,竹勾勒出一种格调,所有的器物以及流动的情感都在里边。静默的陶罐、茶器,应和洁白的百合以及散溢的浓香,将一大片茶室隔出一个个小意境。时有人从眼前轻轻走过,身着粉白文艺裙,颈围暗红长围巾,将扩张的颜色收敛。我原本刻意要穿绿底红花连衣裙,却由于拉链而折腾到汗流也不得如愿,只好穿一件浅青绿毛衫,也想着与茶色接近。梅和许多女人一样,穿旗袍,外搭黑色小衣。也有不少人身着棉麻袍,反正氤氲在茶的气息里,都很搭。

一种按部就班的节奏忽然间被放置在与之离题千里的另一个情境里,仿佛从刺目的尘嚣蓦地进入一条幽暗密道,要将我们摆渡到另一段时空。

一番等待后,进入“秋分”场,约有10个茶桌,错落分散在曲折的茶室里,每一桌围拢坐着10来个人。与我一桌的都是女人,仿佛都被这氛围变得柔媚,或是原本就柔媚呢?不知道。反正,那大大的红泥功夫茶炉,占据中心一角,形貌古拙,有些唯我独尊的架势,将茶的气场张扬开,令人隐约生出敬畏。红泥炉里,木炭闪着火苗,绸缎般飘曳,唯美得有些失真,相形于威武的红泥炉,竟显得无比温柔。其上搁置着小了许多的圆茶壶,被这温柔烘热着,旁边是更小一些的茶罐、盖碗,以及最小巧的茶碗,皆为荥经砂器,从2000多年前漂流而来。荥经县传说是女娲补天之地。这些茶器的泥料也是女娲补天所用吗?我们仿佛回返古代,一律是暗暗的,摆出很低的姿态,将一干人的心绪悉数吸了过去,附着在那些茶器上,屏息,只留一缕期待慢慢地变大、飘起,落在茶器内里,向着茶叶滋生想象。

“秋分”场,仿佛也是一个暗示:秋之静谧一点点散开,慢慢占据我们的心。端坐正席的茶艺师,淡粉袍,红围巾,面若满月,将装了茶叶的盖碗嗅了嗅,递给身边的人,那女人也仿照她的样子端起嗅闻,然后传给下一个,一直到我。我望一眼集中了无数想象的茶叶,嗅了嗅,它暗暗地收敛着,藏着一分等待,仿佛等待着被打开。终于,茶艺师从红泥炉上提起隐隐鸣唱的茶壶,把水倒进去,盖上盖儿。少顷,轻拿杯盖,嗅一下,我能感觉到茶的香气正沿着她的鼻息入喉,被她轻轻咽下,看见她的陶醉,也让我们迷醉。她将茶水一一倒进不同形状的茶碗,我

</